

■ ■ ■ ■ ■ 三三作品 ■ ■ ■ ■

少年行

三三三三 ©著

WORKS OF Sansan
SHAONIANXING



那是一个陌生的词汇。父亲。这个词陌生得犹如遥远的国度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从没体会过它的韵律、它的节奏、它轻轻滑过舌尖时动人的颤音，以及它被大声喊出时，在胸腔里发出的轰鸣。我从未使用过它。对我来说，它那么神秘、陌生，就像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国度。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中少总社皇冠书系
引领儿童文学新主阵地



中少总社皇冠书系
引领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

■ ■ ■ ■ ■ 三三作品 ■ ■ ■ ■ ■

Works of Sansan
S H A O N I A N X I N G

少年行

三三三
◎ 著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少年行 / 三三著. --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-7-5007-9861-3

I. ①少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4360 号

SHAONIAN XING

(三三作品)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缪惟

本书策划: 缪惟 高秀华

责任编辑: 高秀华

插图: 李里等

美术编辑: 缪惟

装帧设计: 缪惟

责任校对: 尤根兴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

http: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: 720mm × 1010mm 1/16

印张: 11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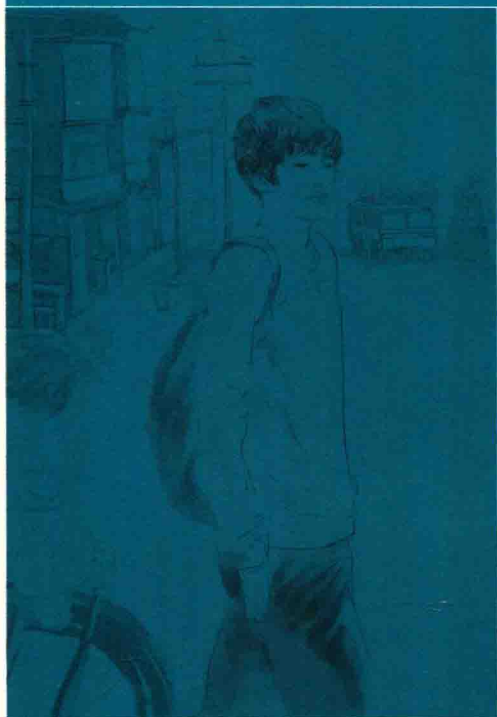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30 千字

印数: 80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861-3

定价: 23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

少年行

父亲！

我轻轻地心里喊着，柔情和爱一下子
充满了我的心。

仿佛一股浩荡的山风吹进胸中，
把角角落落所有的阴郁和怨恨一扫而去，
阳光满满地涌了进来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仲 春/1
母 亲/4
仲 春/7
仲 春/10
修 车 人/12
修车人说/15
仲 春/21
女 邻 居/26
女邻居说/28
仲 春/33
母 亲/39
仲 春/42
小 送/47
小 送 说/51
女 邻 居/55
仲 春/60
铁匠的小儿子/64
本 家/68
仲 春/73
蒋 桔 根/77
母 亲/82
仲 春/85
女 孩 子/87
提篮子的女人/91
看手相的男人/93
仲 春/96
蒋 桔 根/99
我父亲的妻子/103
仲 春/109
小 姨 子/113
连 襟/116
岳 母/120
我父亲的妻子/124
仲 春/127
我父亲的妻子/130
岳 母/134
妞 妞/136
我父亲的妻子/139
仲 春/141
伙 计/144
仲 春/147
卖西瓜的人说/150
岳 母/154
我父亲的妻子/159
凶 手/162
守 墓 人/165
仲 春/169

仲 春

ZHONGCHUN


那天，我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打孩子。

隔着一条马路，我看到那个走丢的小男孩一脸惊惶，急急慌慌地张着两只小手，在人群中寻找走散的大人。不时有人停下来，扭过头去看他。小男孩七八岁光景，梳着茶壶盖的发型，眼神惊恐，嘴里一个劲儿地喊着爸爸，一副大祸临头的样子。这时，一个满头大汗，父亲模样的男人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看见男孩，上前一把揪住了他。男人瞪着两眼，气急败坏地抡起巴掌，对着小男孩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揍。他一边打，一边朝孩子吼叫着：“我让你乱跑！我让你乱跑！”小男孩抽抽搭搭地哭着，也不躲闪，乖乖地、心甘情愿地挨打。没有怨恨与惊怕，一种如释重负与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的满足，充满了那张挂着泪珠的小脸。一直到离开，小男孩都紧紧地抓着父亲的衣角，生怕再走散了似的。

一些路人纷纷停下来看热闹。有人看不下去了，上前劝阻那位父亲。所有的人都同情那个孩子，只有我对他充满了羡慕：在所有的幸福里面，被自己的父亲教训也是其中的一种啊。而我从未体味过这种幸福，对我来说，它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遥不可及。

我从未见过我父亲。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我母亲。

他为什么要离开她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他长的什么样儿？所有关



于父亲的一切，没有人知道，除了母亲。而母亲早已经忘了他。直到两年前，十三岁那年，我才知道父亲还活着，跟我活在同一个地球上。而此前，母亲一直说他死了，正当年轻的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。

那是一个陌生的词汇：父亲。这个词陌生得犹如遥远的国度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从没体会过它的韵律、它的节奏、它轻轻滑过舌尖时那动人的颤音、它被大声喊出时，在胸腔里发出的轰鸣。在我朋友青山嘴里，它是爸；到我同桌那儿，它是老爹。卖甘蔗的小贵州喊大大。邻居家的小女孩叫起来嘴上像涂了外国的蜜糖：爹地。而我从未使用过它，对我来说，它那么神秘、陌生，就像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国度。

所有的家长会，都只有一个母亲，而没有父亲。所有关于“我的爸爸”的命题作文，我从未写到过他。所有的表格在父亲那一项，都让它空白了。所有关于父亲的谈话里，我都保持着沉默，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，或者把脸转向窗外。然而，只有我知道，我心里是多么渴望着他。有一次，我还梦到了他：他的脸极其模糊，几乎只是一个轮廓，一个隐约的影子。但我知道那就是他，我的父亲。醒来后，我一动不能动，额头上还隐隐感觉到他的手放在上面的重量。

那天，我远远地看着街对面的那对父子，一直到那位父亲怒火平息，拉着小男孩的手离去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便萌发了寻找父亲的念头。

母亲

MUQIN

做一个母亲难，做一个单亲母亲更难。

我是一个单亲母亲，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大。他从小不点，眼见变成一个高大英俊的少年。这其中的辛苦滋味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道尽的。

这些年来，任何事情无论大小，我都得一个人去做，不能指望任何人。一个人去医院做产前检查，怀着微微的忐忑，等待小生命的来临。孩子出生后，一个人喂哺他，给他洗澡、哄他入睡、为他赶蚊子，购买大到一张小床、小到一张擦嘴巾的所有婴儿用品。一个人教他认识生活中的各种事物，教他爬，摇晃着站起来迈出人生的第一步；教他说话，但“爸爸”这个词除外。一个人带他去房子后面散步、去公园玩、去医院打疫苗。他生病的时候，半夜起来一个人急匆匆地抱着他去看急诊。后来，他该上学了，我一个人带他去联系学校，买新书包；接送他上学、放学，辅导他功课，开家长会；走很远的路去少年宫，因为每周有两节绘画课，两节小提琴课。他的脚扭伤了，他被同学欺负了，他的自行车找不到了，他的数学没考及格，他该换牙齿了而乳牙没有脱落，所有这一切，没有人替你分担，无论多么累，你都得硬撑着爬起来，独自面对这些事情。

尽管很辛苦，但相对一个小生命的成长所带给你的那些欣喜和快乐来说，实在是不算什么。看着那个小生命慢慢地长大，他会冲你笑了，他

出牙了，他会走路了，他会喊你妈妈了，他在幼儿园张着小手笑着向你跑过来，他不用踮起脚尖就能够得着门后面那个小熊的鼻子了，他第一次背上书包，庄严地、一脸严肃地走进教室，他放学回来后绘声绘色地给你讲学校里发生的事，他受到老师表扬了，他考试得了A，他开始换恒牙了，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为我的生日买了一朵蜡做的玫瑰花，他会骑车了，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学生。看着他一点点长大，越来越高大，越来越英俊，越来越像那么回事，作为一位单亲母亲，我想我得到的是双倍的欣慰和快乐。



我们喜欢在雨天下棋，每次都杀得昏天黑地，并且，输的一方要穿过长长的街巷，到街头那家店去买羊杂汤。傍晚散步时，在运动场周边的石缝里，我总忍不住采一把野苋菜，这时，他会停下来皱着眉，不耐烦地踢着脚边的石子，讥笑我这种由于童年的经历所导致的对野菜延续性的偏爱。周末的时候，我带他和朋友们骑车去乡村做短途旅行，常常有人误以为我是他年轻、漂亮的姐姐。那时候，我的心里又骄傲又满足。

唯一我觉得对不住儿子的是，我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一个父亲，让他在没有父亲的陪伴下一个人孤独地长大。这种损失已经造成，并且永远都无法弥补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愧疚，并且隐隐作痛。关于他的父亲，我不想提起，除了这个姓我为他保留着，其他与他有关的一切，都被我扔了，忘记了。他曾让我伤透了心，并且让我对所有的男人失去了信心。

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唯一拥有的便是我的骄傲，还有就是我的儿子蒋仲春。这是我一生最珍爱的两样东西，失去哪一样都让我无法想象。

近一两年来，他长得很快，个头远远地超过我，思维和见识也在迅速增长，这让我越来越跟不上他成长脚步。不知是因为到了叛逆的青春期的，还是因为别的，我越来越不了解他，越来越不知道他那颗逐渐包裹起来的坚硬的心里在想什么。他常常坐在你的对面一言不发，或者望着远处的天空发呆，任你怎么问都问不出点什么来。有时候，他会突如其来地发一顿火，跟你吵一架，让你莫名其妙，自始至终摸不着头脑。我知道，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的，就像果实有一天会离开枝头，毅然决然地坠向大地；像自然界中的幼兽离开母亲，成为独立于天地中的个体。或者像，像当年他父亲离开我时那样。

所以，当那天他同我争吵后啪的一声摔门而去，一直到第二天还没有回来，我就知道，那个在我心里深深隐藏着的不安，我一直担心的事，终于发生了。

仲 春

ZHONGCHUN

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，我怒气冲冲地往外走，一直来到大街上。

天阴沉得很，雨随时都可能下起来。天空风云变幻，鼠灰色的云彩像奔马一样，刚才还在头顶，转眼间就消失了踪影。我被风推推搡搡，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。

进入十四岁以来，我已多次使用这种摔门而去的幼稚方式，以此惩罚她对我的不理解。她总是不理解我，我想。因为她是母亲。然而每次，受惩罚的绝不只是母亲一人，那砰的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像铁锤一样，同样砸到我的心口上，反复地回荡，一波一波地疼痛不已，就像现在这样。

唉，她总是这样，总是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，一点儿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她太骄傲了，总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。说白了，那种骄傲其实就是一种自私，一种旁若无人的自私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沿着大街往前走。我之所以会这样想，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，为了减轻那关门声导致的疼痛和内疚。

我沿着大街往前走。风吹着树叶哗啦啦地响，所有的路人都行色匆匆。不时有人抬头看看天空，估测一下这雨能不能下来，而脚步并不曾慢下来。马路对面，一只土狗灰土土、孤零零地站在那儿，眼神像我一样茫然。一个孩子坐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像坐在皇帝宝座上一样自

少年

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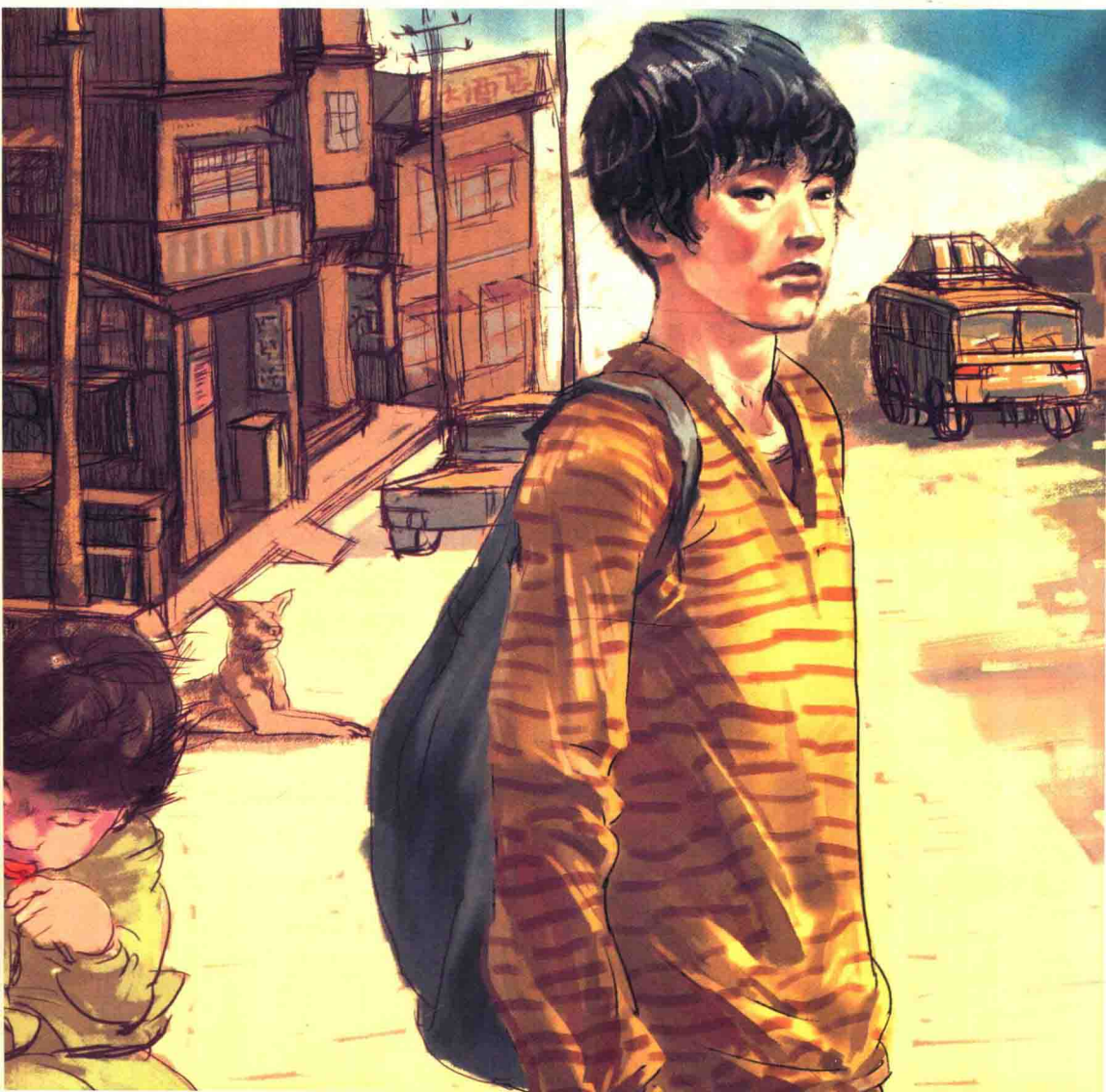
SHAO NIAN XING

在。他用小嘴吮着一支棒棒糖，无所忧虑，充满了对骑车人和周围这个世界的信赖。

我站在那儿，一直目送自行车载着那个孩子远去，在前面路口拐了一个弯，不见了。我想到从前，自己也曾是母亲的后车座上充满信赖的孩子，可是，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了？从什么时候，我们之间有了隔阂？

也许，就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吧。

那年夏天，一次午后不经意的翻找，我在母亲的抽屉里发现了父亲



的那本画册。在画册里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：父亲还活着，跟我活在同一个世界上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母亲一直都在骗我说父亲死了，正当年轻的他死于一场车祸。那是我们的第一次争吵，非常激烈，我哭着冲她大喊大叫。我不能接受这一切，不能接受自己被母亲欺骗、被父亲遗弃的这一事实。惊讶、愤怒、悲哀交替浮上我的心，让我只想逃离那个家，逃离多年来怀揣这么一个巨大的秘密、居然还那么平静的母亲。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回来，我在附近一个木器厂食堂的房顶上过了一夜。

我每天翻看那本画册，在里面寻找我们在他心中留下的影子。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家乡的那条黑姆河，崎岖蜿蜒像条带子似的小路，神情疲惫、呆板的村民。可是，却看不到一点母亲和我留下的痕迹。我想知道他长的什么样子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他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给忘了，一点都记不起来了？

也许，我应该去找他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站在那个路口上，不久前，那位父亲打孩子的地方。每次路过这里，我都会想起那对父子，心里不由得涌起那个念头来。而这一次，那个念头尤为强烈。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这样，我就不需要每次路过这里都想起他来，就不用老这样记挂着有一件事还没有去做。

我去找他，是为了以后永远不去找他，永远忘记他。

只不过一闪念，我就做出了那个决定。

我转身往回走。天空乱云飞渡，风不断吹起我的衣角，好像鸟儿扇动着翅膀。我用钥匙开了门，母亲不在，可能上班去了。我找出一个包，胡乱往里面塞了两件衣服，把写有父亲地址的那个旧信封揣到身上。风一下一下地推着窗户，想进来，我走过去把窗户关紧。走到门口，心里想了一下：要不要给母亲留个纸条？想想还是算了。我背起包，三步两步地出了门，朝喧闹的街上奔去。刚跑到路口，就看到一辆开往车站的大巴正摇摇晃晃地朝这边驶来，远远地我就朝它抬起了手。

仲 春

ZHONGCHUN

我一进村子，就被人认了出来。

在空荡荡的马路对面，木器行前的那棵老榕树下，在一阵阵从几里地之外的黑姆河上游吹来的腐朽而清新的风里，在一辆倒放着的自行车后面，那个人在望着我。村子很安静，仿佛时间经过这里时停了下来。每一条小巷都曲折，每走一步都会踢到石头。树干从屋顶探伸出来，水井在房屋之间，井台清凉。这是一场雨与另一场雨的间歇，云彩在头顶呼呼地向北疾走，雨在酝酿。在一辆倒放着的自行车后面，那个人在沉思。地上有一些亮晶晶的小水洼，风吹过时，都会在水面上吹起一层涟漪。猫在墙根下打盹，眼睛一会儿睁开，一会儿闭上。母鸡收紧双翅，警觉地散步。一条老狗嗅着柏油路在遛腿。修车人在倒放着的自行车后面沉思。我想继续往前走，可是我的脚步却把我带到他的面前。

“你是蒋桔根的儿子？”

他问道，一语道破我整个生命的秘密。他那么轻松，那么轻而易举就获悉我探索了多年的秘密，为什么？就好像我在路上时，就已经有人来向他通风报信，告诉他我的到来。从我惊讶、困惑的眼神中得到鼓励，修车人呵呵地笑起来，两只大手得意地摩挲着瘦瘦的膝盖。

一阵风吹过，摇落一树的雨滴。猫吓得一激灵，跳了起来。我甩甩



头，把额头那缕被雨珠砸下来的头发甩向后面。他像驱赶苍蝇似的一巴掌把水珠赶开了。自行车的内胎像根红色香肠，他一段一段地把它按在水里，寻找漏气的地方。雷声走远了。膝盖在发红。雾气中的大树在呼吸。我站在那里，等他告诉我，对我说点什么。

“你和你父亲长得可真像啊！”他说。

这个修车人，这个从我一进村子就盯着我看，这个认识我，并一眼认出我是我父亲儿子的人，他是谁？这个四十多岁，黑皮肤，小眼睛，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，一望而知是个善良的人，是谁？这个摩挲着已经发红的膝盖对我说“你和你父亲长得真像”的人，是谁？他是谁？

他递给我一个小马扎，看都没看就用手赶开了一只啄着他的脚指头玩的、还不知道害怕的小鸡，向我讲起我的父亲来。

修车人

XIUCHEREN

那个男孩，当我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认出了他是我那少年伙伴的儿子。

他和他父亲长得多像啊！皮肤白皙，头发微卷，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。只是，他比他父亲当年更稳重，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他站在马路对面向这边张望的样子，多像一个怀着敬畏与惊讶初次打量这个世界的孩子。他绕过一个个水洼走过来时步子是多么稳健，而心里又是多么的惴惴不安。他站在你跟前望着你时那么的有礼貌和端庄，不但显示出他曾受过良好的教养，同时也让人感到被尊重的快乐；他下意识地将雨珠打湿的一缕头发甩向后面的动作又是多么骄傲、利落。而当他听到“蒋桔根”这个名字时，在那漆黑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惊喜与局促，仿佛触痛了他心底最深的隐秘。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，这是一个怀着心生长大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应该珍惜、应该获得上帝祝福的孩子。不管他是不是我那少年伙伴的儿子，我都愿意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预言他有一个不错的未来。

雷声远去了，那片饱含雨水的云彩还在头顶。雨已经连续下了七天。大地被雨浇了个透。黑姆河的水在暴涨，眼看着就要漫过木桥。防洪堤在加高。这是一个多雨的年份，它像早年一样不让人省心。屋里散发着霉烂的气味。麦子浸泡在水里又长出了新芽。雨下了七天，我的腿就疼了七